

[英]伊恩·弗莱明 著



007 全集

伊犁人民出版社

007 全集

[英]伊恩 弗莱明 著
王 笑 译



伊犁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罗雁兵

封面设计:钟光辉

007 全集(2)

出版发行: 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奎屯市北京西路 28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广州华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1/32

印 张: 15.375 字数: 355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7-5425-0559-9/·221

定 价: 26.80 元 (全四部总定价: 111.2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诺克斯堡金库大劫案

第一部 偶然事件	
第一章 酒吧沉思.....	(1)
第二章 口腹之乐.....	(8)
第三章 旷野恐怖症患者	(20)
第四章 迈阿密初识	(30)
第五章 夜班工作	(37)
第六章 黄金的故事	(47)
第七章 DBⅢ型车上的沉思	(56)
第二部 巧合	
第八章 绿茵斗智	(67)
第九章 功亏一篑	(74)
第十章 打入格兰奇	(80)
第十一章 奇功其人	(89)
第十二章 “银鬼”的长尾巴	(99)
第十三章 巧遇索阿梅.....	(108)
第十四章 密林深处.....	(118)
第三部 敌对行动	
第十五章 刑讯	(128)
第十六章 终极目标.....	(134)
第十七章 秘密集会.....	(143)

第十八章	罪中之最	(154)
第十九章	密幕之后	(164)
第二十章	大屠杀前夕	(173)
第二十一章	第一富翁	(179)
第二十二章	再决雌雄	(188)
第二十三章	妙手回春	(198)

恐怖党

第一章	信号突然中断	(207)
第二章	换枪	(213)
第三章	接受任务	(220)
第四章	神秘的女记者	(226)
第五章	档案不翼而飞	(235)
第六章	箭在弦上	(242)
第七章	偷渡	(247)
第八章	采贝女郎	(252)
第九章	侥幸脱险	(260)
第十章	龙迹	(267)
第十一章	林中细语	(273)
第十二章	身陷魔窟	(281)
第十三章	地牢	(290)
第十四章	乌有博士	(300)
第十五章	疯狂的自白	(306)
第十六章	临刑前的晚餐	(313)
第十七章	通向死亡之路	(320)
第十八章	杀人场	(325)
第十九章	冲出魔窟	(328)
第二十章	不要离开我	(335)

只为你的眼睛

第一章	从窥视到凶杀·····	(338)
第二章	只为你的眼睛·····	(364)
第三章	总督的话题·····	(401)
第四章	圈套·····	(421)
第五章	希尔德布兰德拉利地·····	(453)

诺克斯堡金库大劫案

第一部 偶然事件

第一章 酒吧沉思

詹姆斯·邦德坐在迈阿密机场的候机室里。两杯烈性感士忌下肚后，他陷入了生与死的沉思。

杀人是他职业的一部分。虽然他从不喜欢杀人，然而，在不得不杀人的时候，他就去杀，而且知道如何杀，之后便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作为一个特工人员，秘密情报局 00 组赋予他杀人的特权。对于死人的事，他应当象一个外科医生那样冷酷无情。如果杀人了，那就杀了呗，歉疚是不符合职业习惯的。然而，糟糕的是，歉疚却像小甲虫一样在他的灵魂中蠕动。

那个墨西哥人的死的确有些蹊跷。他的死是罪有应得。他是个恶贯满盈的人，一个在墨西哥被称作卡彭哥的人。这种人甚至为了区区 40 个比索就肯去杀人——也许他是被人用重金雇来杀邦德。从外貌看来，他也是一生受苦，一生受人差遣的小人物；所以，这时候死了倒还好此。可是，在邦德不到 24 小时前杀了他后，看到生命如此迅速，如此彻底地离开了他的躯体，邦德感到仿佛看见他的灵魂化作一只海地人早期绘画上那种鸟儿从他口里飞走了。

刚才还是血肉之躯，现在却成了一副空空如也的皮囊，其间的区别何等巨大！亦有亦无，似在非在。一个有名有姓，有家有业，甚至还有驾驶执照的人，灵魂一旦出窍，离开了他那肉体 and 廉价的衣服包裹的躯壳之后，他就会变成一只空纸袋，只待清道夫来清扫了。眼前这堆臭气熏天的腐肉，与他活着时的情景真有天壤之别。

邦德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刚才杀死那个墨西哥人的武器。他发现右掌的边缘又红又肿，似乎很快就会变得青紫。邦德抬起右手弯了弯，又用左手在右手上按摩。在他搭机迅速逃离墨西哥的途中，不时这样搓揉右手。肿起的地方一按就痛，可是只要能保持血液流通，手会好得快些。说不定不久还要用这个武器呢！想到这里，邦德的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全国航空公司飞往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的 NA106 次航班即将起飞。请各位旅客从七号门登机。”

广播关闭时发出的卡嗒声在大厅里回响。邦德看了看表。离飞机起飞至少还有 10 分钟。他朝一位侍者打了个手势，又要了一杯冰镇烈性威士忌。侍者端来一个又大又矮的玻璃杯。邦德不断搅动威士忌，让冰块迅速融化，接着便一口气喝下半杯。随后他捻灭手中的香烟，一屁股坐了下来。他右手托着下巴，目光悒郁地看着窗外洒满夕照的柏油路——远处，金光四溢的夕阳正慢慢地沉入海湾。

那个墨西哥人的死使他最后结束了一顶倒霉的差事。这是一桩最讨厌，最卑鄙和最危险的使命，唯一的可取之处是：使他离开了总部。

在墨西哥，有个大人物干起了栽种罂粟花的勾当。这种花不是种来供人观赏，而是用来提取海洛因。制成的海洛因就在墨西哥城内一家叫“马赛雷酒吧”的小咖啡店出售，价钱也不十分昂贵。顾客走进小店后，只须在要酒时顺便说出你想买的海洛因的数量，待你到柜台付款时，侍者便会告诉你应该在帐单上多添几个零

——一桩买卖便成交了。这事干得井井有条，丝毫不会引起局外人的怀疑。而在千里以外的英国，政府在联合国发动的禁止毒品走私运动的推动下，宣布在英国境内严禁买卖海洛因。这样便在索霍以及那些想用海洛因给病人止痛的名医中引起了恐慌。禁止的结果是引起犯罪。于是，毒品在英国非法大量储集，那些经由土耳其和意大利的毒品走私渠道因此很快放弃。在墨西哥城，有位名叫布莱克威尔的进出口商人。此人举止儒雅。他的一个妹妹住在英国，不幸吸毒成瘾。他很爱她，对她染上吸毒深感忧虑。她给他的信上说，如果得不到他人之助，她便会死。他对这番话深信不疑。于是着手对墨西哥境内的毒品走私路线作了番调查。通过朋友的朋友以及各种渠道，他逐步了解了“马塞雷酒吧”的内幕，并由此找到了那个种植罂粟花的墨西哥大人物。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干这桩买卖能赚大钱，于是便动了心：如果在这事上发笔大财，不仅能帮助那些受苦的人们，说不定还能发现生命之谜呢。布莱克威尔是个化肥经销商，有一间仓库和一座小车间，专门雇了三个人在那里从事土壤试验和作物研究。他不费吹灰之力便说服那个大人物同他合作，让他的试验班子暗地里从鸦片中提取海洛因。那个墨西哥名人很快找到一条往英国偷运海洛因的途径。每月一次，他出 1000 英镑买通一个外交部的信使，让他把一口小皮箱带到伦敦。价钱是公道的。到了伦敦，那信使把皮箱寄在维多利亚车站行李寄放处，然后把行李票按 C/O Book-an-ix, -Ltd, WC₁ 的地址邮给一个叫施瓦布的人。由他经手，箱内的货可卖 2000 英镑。

不幸的是，施瓦布是个对受苦人毫不关心的坏人。他想，既然美国的少年瘾君子每年可以吸掉价值百万的海洛因，自己为何不从英国的少男少女们身上同样赚它一大笔钱呢？他在皮姆利科有两间房子，在那里，他手下的人往海洛因里搀上水和胃痛粉，然后送到舞厅和娱乐场所秘密出售。

等到刑事调查部的鬼影部队发现了蛛丝马迹时,施瓦布已经捞了一大笔钱。苏格兰场在调查他的毒品来源时决定先不打草惊蛇。他们在施瓦布身边安插了一个眼线,不久就发现了维多利亚车站的秘密;然后顺藤摸爬,一直追到墨西哥信使身上。此案因为涉及到外国,秘密情报局不得不插手办理。于是,邦德奉命执行这项任务——弄清信使的货物来源处并彻底破坏这条毒品走私渠道。

邦德按照命令开始行动。他飞到墨西哥城后,很快找到了“马塞雷酒吧”。他装成一个从伦敦来的买主,通过酒吧同那个墨西哥名人联系上了。那人态度和蔼地接待了邦德,并把他介绍给布莱克威尔。同他接触之后,邦德对他产生了好感。他对布莱克威尔住在英国的那个妹妹的情况事先一无所知。和布莱克威尔谈话之后,邦德发现这人显然不是那种贩毒的行家,他所谈到英国政府的禁毒法令给他带来的痛苦也绝非谎言。一天晚上,邦德悄悄溜进他的仓库,在里面放了一颗铝热剂燃烧弹。随后他来到一哩外的一个咖啡店,坐在那里隔岸观火,仓库那边,房顶上冒出了冲天火光,消防水龙喷出银白色水柱,救火车叮叮当当,一片混乱。第二天早晚他给布莱克威尔打了个电话。他先掏出手帕蒙住话筒,然后才说:

“非常不安地听到你昨晚蒙受了巨大损失。保险公司恐怕不会对你研究的那些泥块进行赔偿吧?”

“谁?你到底是谁?”

“我是个英国人。你的雇员提炼的那些海洛因已经夺去了许多无辜的英国青年的生命,而且还在继续毒害着我国无数同胞。桑多斯已被禁止携带外交邮包踏上英国领土。施瓦布今夜就会被送进监狱。还有,最近和你见面的那家伙,那个名叫邦德的人也脱不了干系。警察现在正在追捕他。”

电话那边传来布莱克威尔战战兢兢的声音。

“好吧，就谈到这里。你别再干蠢事了。还是去经营你的化肥买卖才是正宗。”

邦德挂上了电话。

布莱克威尔不会察觉这件事。可是那个墨西哥名人肯定看穿了这场骗局。为防万一，邦德换了个旅馆。然而那天晚上还是出了事。他去“柯巴卡巴拉酒吧”喝了几杯，返回旅馆的路上，有个人突然挡住了他的去路。那人穿着一件肮脏的白亚麻布西服，戴着一顶白色的司机帽，那帽子戴在他头上显然是太大了。他长着一张阿兹台克人的脸，高耸的颧骨在面颊上投下两团漆黑的阻影；咧着的嘴角上一边咬着一根牙签，另一边叼着一根香烟；双目闪闪发光，显然是吸了大麻后的兴奋所致。

“要个娘儿陪你跳舞吗？”

“不要。”

“黑种小姐呢？”

“不。”

“那你要不要光屁股女人的照片？”

那人把手悄悄伸进上衣。这动作邦德太熟悉了——他曾多次见过这种危险动作。当他猛地伸出手臂，举起一把银白色的长刀直取邦德的咽喉时，邦德早已作好准备，一点儿也不惊慌。

几乎是出于本能，邦德的脑海里立刻闪过擒斗课本上如何对付突然袭击的有关章节来。只见他倏地伸出右臂，回转旋身，还没等那人触到他的身体，邦德的右手已经重重地击在那只举刀的手上。与此同时，趁他还未反应过来，邦德猛扑过去，蜷起左臂朝他的下巴狠命地一击——他的手臂仅只向前伸出两尺，但那只张开五指的手掌却带着可怕的力量砸在那人的下巴上。这一击几乎使那人飞出了人行道。或许就是这一击砍断了那个墨西哥人的脖子，使他一命呜呼。可是邦德还不罢休。当他摇摇晃晃的身体朝地下倒去时，邦德又伸出已经缩回的右手，五指紧闭，犹如持着一

把快刀，朝着那人绷得紧紧的喉咙上一阵乱砍。毫无疑问，那人还未倒地前就断了气。

邦德站在那里，心情沉重地望着尘土中这个裹在皱巴巴的廉价衣服里的尸体。随后抬起目光四下一看。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不时驶过的汽车。或许刚才搏斗时也有汽车开过，然而夜幕掩盖了一切。他在那尸体旁跪下来，摸摸他的脉搏，见他已经死了，刚才那双被大麻刺激得闪闪发光的眼睛呆滞无光地望着天空，魂已西去，只留下空空的躯壳了。

邦德把尸体拖到黑暗深处，扶起他倚在一堵墙上。他在衣服上擦擦手，低下头拉正了领带，才朝旅馆走去。

翌日天刚亮他就起了床，匆匆刮完脸便驱车直赴机场，登上了当天离开墨西哥的第一班飞机。到了加拉加斯后，邦德无事可干，只好呆在候机室里，直到坐上一架飞往迈阿密的班机。这架全国航空公司的班机能在今晚把他带到纽约。

广播声又响了。“全国航空公司非常抱歉地宣布，飞往纽约的TR618次航班因故晚点到明晨8点起飞。请各位旅客到本公司售票处登记。已经给大家安排好今晚的住宿。谢谢大家。”

上帝！怎么办？是留在迈阿密过夜，还是改乘另一架飞机？邦德忘了手中的酒杯。待他回过神，才转过脸，将杯里的威士忌一口饮尽，冰块碰得牙齿叮当作响。他决定留在迈阿密过夜，喝他个一醉方休，然后随便找个妓女睡一觉。他已经很多年没有醉过了，今晚可以喝个痛快。唯有酒能把他从目前这种悒郁不欢的心境中解救出来。今晚可是个好机会。这几天的生活太紧张了，加上思虑得太多，脑袋里好象有一根绷紧的弦。今晚的飞机晚点把他留在这里，机不可失，他要让自己喝个够，好好地轻松一下。真他娘的，自己这两天究竟在干什么？脑袋里成天想着那个该死的墨西哥人，心情被他弄得糟糕透了。犯得着为这个被人雇来杀害自己的卡彭哥左思右想吗？这种事有什么好说的，我不杀死他，他就会

杀死我，一句话，你死我活。再说，在这世界上的每个地方，人们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屠杀自己的同类吗？车祸每天都在发生，传染病四处流行，厨房里忘了关上煤气，车房里弥漫着的一氧化碳……就拿铀矿来说，从工人到股东，你能说出究竟有多少人参与了氢弹的生产？大千世界，人海茫茫，不是人人都以这样谋杀别人么？

天完全黑了。窗外的夜幕中，一条条柏油路隐隐可见，微微泛着绿光。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巨响，一架 DCT 飞机冲进了跑道。候机室的玻璃窗被震得嘎嘎作响。人们纷纷站起身朝窗外观望着。邦德观察着每个人脸上的表情：他们是希望这架飞机坠毁（这样一来，他们既可以大饱眼福，又找到了饭后茶余的话题，给他们空虚的生活中增添点什么东西），还是希望它安全地降落在机场上？他们究竟希望要上的 60 名乘客面临什么样的命运，生还是死？

邦德撇撇嘴。去他妈的，让这些该死的念头见鬼去吧。这一切乱七八糟的想法都是由那个令人诅咒的任务引起的。他被这任务弄得神魂颠倒，精疲力尽。他需要换个环境。看够了死亡地场面，他渴望过另一种生活——一种轻松、舒适和高雅的生活。

邦德听到身旁传来一阵脚步声。他抬起头，看见一个衣着华丽整洁的中年男子。那人望着邦德，脸上带着一股轻蔑的神情问道。

“对不起，我敢肯定你是邦德先生。对吗？詹姆斯·邦德先生？”

第二章 口腹之乐

邦德不喜欢别人提到他的名字。他回答得一点也不热情：“是的，你说对了。”

“真没料到会在这儿碰见你。”那人向他伸出手来。邦德慢腾腾地站起身，握住他的手，随即便放开了。他的手摸起来又光滑又软和，既象一团泥，又象一只充气的橡皮手套。“我叫杜·庞特，全名是朱尼厄斯·杜·庞特。我猜你肯定不认识我了。其实咱俩见过面。我坐在你旁边，行吗？”

这张面孔和这个名字？似曾相识。很久以前，但不是在美国。邦德一边打量着他，一边竭力回忆起来。杜·庞特先生大约 50 岁，刚修过面，一套布鲁克斯兄弟公司专为美国大亨们生产的高级服装穿在身上却不特别引人注目。他上身着一件单排扣式深褐色热带服，里面是件白色丝绸衬衫，浅领，翻起的领尖上别着一枚金质安全针，下面配着一条红蓝条纹的窄领带。外套的衣袖外露出半寸衬衫袖口，上面带着宝石链扣。脚上穿着一双深灰色短丝袜，鞋不算新，赤褐色，大概是皮尔公司的产品；手上拿着一顶黑色翘边草帽，上面拴着一根宽宽的红丝带。

杜·庞特先生在邦德对面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和一个哲波牌金质打火机。邦德注意到他脸上渗出一层细小的汗珠。根据杜·庞特先生这身豪华的衣着，他判定这是个有点面点，但非常有钱的美国人。他判定自己曾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时间和地点了。

“抽烟吗？”

“谢谢，”邦德客气地说道。他假装没有注意杜·庞特递过来的

香烟。邦德讨厌抽别人的烟。他从衣袋里摸出自己的烟，点着抽起来。

“1951年在法国皇家温泉。”杜·庞特先生热情地望着邦德。“夜总会，还有杜·庞特夫人埃塞尔。想起了吗？那天晚上你和一个法国佬玩牌赌钱时，她和我就坐在你旁边。”

邦德想起来了。不错，那天杜·庞特夫妇就坐在4号和5号位上，自己则点了6号位。这对夫妇似乎很友善，在那个美好的夜晚，他俩坐在左边，帮了大忙，使他识破了密码。有这样一对牌友可真是件惬意的事。此刻，邦德仿佛又看到那天晚上的情景——明亮的灯光，铺着绿呢的牌桌，还有伸在桌面上那一双双正在摸牌的粉红色的手……他甚至能闻到当时房间里弥漫着的烟味和自己身上发出的汗臭。那才真是一个令人消魂的夜晚呢！邦德抬起眼看看杜·庞特先生，对自己的回忆忍俊不禁。“对，我想起来了。请别见怪，我的记性太坏了。那天晚上可真不错。我当时一心扑在牌上，别的一切都没在意。”

杜·庞特先生也笑起来，显得既轻松又愉快。“哎呀，邦德先生，你太客气了。我当然理解你当时的心情。请原谅我冒昧和你相认。你看……他朝旁边的女招待啪地打了个榧子。“我们得为重逢干上一杯。你想喝什么？”

“谢谢。来杯冰镇威士忌吧。”

“再加一杯黑格威士忌。”女招待离开他们走了。

杜·庞特先生向前倾倾身子，满意地笑起来。邦德闻到他身上发出一股香皂或什么名牌洗涤液芬芳的气味。“我一看见你坐在那儿，就一眼认出来了。虽说我从不怀疑自己的眼力，可还是对自个儿说：最好还是当面问问，上帝保佑，可别认错了人。我想乘今晚全国航空公司的班机离开迈阿密去纽约。广播说飞机晚点时，我观察到你脸上的表情。恕我直言，邦德先生，我猜你可能也是要坐这趟班机的。”他停了一下，等邦德点点头，又接着说下去：“后来

我跑到售票处要来了旅客登记表。果不其然,找到了你的名字:J·邦德。”

杜·庞特先生重新坐直身子,脸上带着一副自得的表情。酒送来了。他举起杯子:“邦德先生,为你的健康干杯。真幸运,咱们在这里又见面了。”

邦德不动声色地笑了笑,喝起酒来。

杜·庞特先生把身体又朝前凑了凑。他四下一看,周围的桌子都空着。他压低嗓门道:“我猜你肯定会这么想:不错,能在这里又见到朱尼厄斯·杜·庞特先生的确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可是,怎么搞的,杜·庞特先生今晚见到我为什么显得如此兴高采烈?”说到这里,杜·庞特先生扬了扬眉毛,好象他自己在扮演着邦德的角色。邦德装出一副又客气又好奇的样子。杜·庞特先生把头凑得更近了。“请你原谅,邦德先生,象我这样的人本不应该去打听别人的秘密——呃——别人的事情的。可是,那次在皇家温泉和你玩牌之后,有人告诉我,你不但是个大名鼎鼎的牌手,还是一个——呃,怎么说呢——一个侦探,就是人们所说的特工人员。”说到这里,杜·庞特先生大约觉得自己问得太轻率,脸上涨得通红。他缩回身子,掏出手帕擦了擦前额,显得有点儿拘促不安地望着邦德。

邦德耸耸肩。他盯着杜·庞特先生的眼睛。坦率、嘲弄和自我否决的神色在邦德那双灰色的眼睛变幻着。在他的注视下,杜·庞特先生显得有点窘迫,眼睛也死盯住他,充满了警觉和戒备。“我以前干过那行,”邦德开口道,“那是在战争开始以后。那时人们总以为特工生活充满了惊险和乐趣。现在是和平时期,再干这种行道能有什么前途?”

“那当然,那当然。”杜·庞特先生扔掉手中的烟头,开始问第二个问题,说话时竭力避开邦德的目光,等待邦德继续用谎言来搪塞他。(邦德想:这是一只披着布鲁克斯兄弟公司服装的狼,一个奸诈的人。)
“现在找到了新的职业?”杜·庞特微笑着关心地问:“干什

么工作？请原谅我的冒昧。”

“搞进出口业务。在宇宙出口公司。你大概同他们打过交道吧？”

杜·庞特先生继续玩着把戏。“嗯，宇宙出口公司？让我想想。哦，不错，我听说过这家公司。当然，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什么业务联系。但我想，说不定今后哪天会有的。”他咯咯地笑出声来。“我这个人，爱好相当广泛。不瞒你说，我只对化学药品不感兴趣。这点大概正是我的不幸。邦德先生，我跟杜·庞特化学药品公司毫无关系。”

邦德看得出他因自己碰巧和著名的杜·庞特商标同名而感到非常得意。邦德没有吱声。他抬起手看看表，意在催促杜·庞特先生赶快摊牌。同时提醒自己，和这个人打交道必须十分小心。杜·庞特长着一张粉红色的婴儿似的脸，又漂亮又和善，皱起的嘴巴女人气十足地微微下撇。他同那些白金汉宫门口经常可以见到的身背相机的中年美国男子一样，脸上总是带着温和友善的表情。然而，邦德并未被他那善良的外表所迷惑。他知道，这是个相当精明又难以对付的人。

杜·庞特先生立刻注意到邦德看表的动作。他也抬起腕看了看表：“哎呀！已经7点了。你瞧，谈了这么久我还没说到正题上。是这样的，邦德先生。我碰上了个难题，想请你帮帮忙。如果你愿意，今晚就留在迈阿密过夜。我想邀你做我的客人，不知你是否肯赏脸？当然，如果你答应，本人将不胜荣幸。”杜·庞特先生举起手，“你放心，我保证让你舒舒服服地过一夜。刚好我在佛罗里达这里经营了家饭店。你大概也听说我们是在圣诞节前后开张的？非常高兴地告诉你，我们正在干一桩了不起的大事。我们把那家又旧又小的‘蓝色喷泉饭店’扩大了。”杜·庞特先生放声大笑。“我们管枫丹白露饭店叫‘蓝色喷泉’。怎么样，邦德先生？我会安排你住进最好的套间，哪怕把一些有钱的客人拒之门外。只要你肯赏脸